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一南澳當閩廣交界之處周圍皆山中有田百頃乃國初起遣居民遺棄之地也四面蔽風大潭居中

可以聚舟其大視金塘二倍五六年來因浙直改捕之嚴倭泊無所容俱于此互市福建捕急則奔廣東廣東捕急則奔福建定期於四月終至五月終去不論貨之盡與不盡也其交易乃搭棚於地鋪板而陳所置之貨甚為清雅刀鎗之類悉在舟中若能密令入於濱海沉滅其舟則在岸上之倭生擒也何有

# 鄭樑生著 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

(三)

成行  
集印  
學社  
哲版  
史文  
文庫

鄭樸生著

文史哲學集成

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三)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 十三 / 鄭樑生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史哲，民 93  
面；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489)  
含參考書目  
ISBN 957-549-552-7 (平裝)

1. 儒家 - 日本 - 論文, 講詞等 2. 中國 - 外交關係 - 日本 - 論文, 講詞等 3. 中國 - 歷史 - 明 (1368-1644) - 論文, 講詞等 4. 中國 - 歷史 - 清 (1644-1912) - 論文, 講詞等

643.128

93004833

## 文史哲學集成 (489)

### 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三)

著 者：鄭 樑 生  
出版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http://www.lapen.com.tw>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 正 雄

發行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刷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二八〇元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2004）四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549-552-7

## 序

本論文集乃筆者有關中日關係史研究，於最近階段的研究短篇集結而成。雖然各篇寫作的時間不同，但都集中在文化、外交、軍事等層面，及其相關事宜逐一探討。

首篇爲〈日本中世禪林的儒學研究〉作一概觀，論述日本鎌倉、室町時代的禪僧們與朱子學的關係，及那些禪僧們對儒學的看法，與夫對宋學所爲之詮釋。由他們的衆多著作裏，我們可發現日本初期禪僧的儒書研究，主要爲便於教化世俗而爲，然隨著歲月的流逝，其爲禪僧之基本立場卻逐漸被遺忘，致爲研究儒書而研究、註釋儒書，忘了身爲禪僧的本分，此實爲朱子學東傳之初始料未及者。

日本自古以來由公卿社會，尤其以儒學爲世襲家職的博士家之儒學，無不根據馬融、鄭玄、何晏、皇侃、孔安國等人之註疏，亦即以所謂古註來講授，而逐漸各自形成家說而秘傳化、形式化、僵化，了無生氣之際，因受新儒學之影響，在保守的公卿之間也從事宋儒新註書的研究，至十五世紀中葉已傾向於宋學，完全根據宋儒新註來立說。地方儒學也受其影響而盛行此一方面的鑽研，因而產生薩南學派與南學派。在此情形之下，日本儒學的內容在其江戶時代，已不完全祖述宋儒之說，而能建立其獨自的領域。

第二篇〈朝鮮東學黨之亂爆發後日本陸軍之動態〉，論述朝鮮自甲申事變以後內政的腐敗，致民衆生活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當此之時，絃國南部爆發了以「除暴救民」爲口號，以「斥倭洋倡義」爲旗幟的反抗政府運動——東學黨之亂。朝鮮當局對此一變亂束手無策，乃請宗主國清朝遣軍協助平亂。此舉竟使一向對朝鮮虎視眈眈的日本藉機出動大軍，企圖與清軍一決雌雄，排除中國在半島上的勢力。

因此，當朝鮮爆發民亂時，日本非僅未同情鄰國發生此一事變而萌助其早日平定內亂之念，反而處心積慮地備戰，使自己能夠趁機獲得更多的利益。所以當其侵略部隊陸續開進朝鮮時，內亂雖已平定，卻認爲日本「現在如不入漢城，將失去機會。」「即使在外交上發生若干困擾，也以讓那些兵員進入漢城爲有利。因此，仍以綏靖內亂爲藉口進兵，對朝鮮國未來的政策，則日本政府在必不得已時，將採強硬措施。」故它不僅不肯撤兵，反而採取積極的軍事行動，先發制人。故本文乃對日本之積極備戰的陰謀，與清軍之喪失戰機作一段歷史考察。

第三篇〈甲午戰爭前的中日兩國動態〉，係繼前篇文章後作較深入的論述。朝鮮爆發東學黨之亂後，因一時難於救平，乃要求袁世凱代向清廷請派部隊助戡內亂。袁氏獲朝鮮詳援公文後即電告李鴻章。李鴻章即飭丁汝昌、葉志超、聶士成等海陸軍將領，分別統率軍艦與勁旅，配齊軍裝，分乘船艦前往朝鮮，並命駐日全權公使汪鳳藻，將派兵事知照日本外務省，以符〈天津條約〉所訂條款。

日本於聞知清廷有意遣軍協助朝鮮戡亂後，即積極備戰，欲藉此機會戰勝中國，將中國勢力排除於半島之外。因此，當其部隊抵朝鮮之際，因內亂已結束而朝鮮當局要求其撤兵時，不但不肯撤，仍繼續不斷地布署戰爭，復向清廷提出由中、日兩國共同改革朝鮮內政，但爲清廷所拒絕。由於撤軍問題無法解決而朝鮮戰雲密布，雖然如此，李鴻章卻一味迴避戰爭，未作適當的軍事布署，使清廷當局頗爲不滿。後來李氏雖因接到訓令而急速增派兵員前往朝鮮，並妥籌沿海衝要處，惟這些措施尚未獲得妥善安排時，日軍竟在豐島海面突襲中國軍艦，戰端遂開。

第四篇〈乙未割臺始末〉，亦係繼前文所爲之論述。本文首論朝鮮爆發民亂的原委，與中、日兩國因此民亂而出兵朝鮮的經緯。次言日本在決定派兵之際所爲之陰謀，尤其是日本陸軍的動態。日本雖積極備戰，李鴻章卻始終主和，所以他雖接到緊急備戰的命令而提出備戰計畫，並調派將領分赴朝鮮各地，卻不主張立即開啓戰端，仍希望事情有所轉圜而不知日本真意，致失機先。中、日甲午之戰爆發後，清軍節節敗退，故於開戰後不久，清廷即有意與日本媾和。清廷所遣瑞良等二十四名和談代表，雖於光緒二十一年正月五日抵神戶，卻不爲日方所接受，而不得不改派李鴻章父子前往，經過一波三折後，終於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除二億兩賠款外，還將遼東半島及臺灣、澎湖等島嶼割讓日本。臺灣人士見割臺成定局後，曾建立臺灣民主國，以臺灣巡撫唐景崧爲總統，然此民主國有如曇花，瞬間即逝。當時的臺灣居民雖奮力抵抗日軍，卻寡不敵衆而失敗。自此以後，臺灣同胞便受異族的統治長達半世紀之久。

第五篇〈私販引起之倭亂與徐海之滅亡〉，首論明代，尤其嘉靖年間所發生寇亂與私商之間的關係，次言嘉靖二十年代寇亂與浙江巡撫朱軫掃蕩倭寇淵藪的梗概。朱軫雖因嚴厲執行海禁而頗能遏止寇亂的蔓延，卻因得罪與寇盜有密切關聯的貴官家，引起他們的不安忌恨。結果，落職、自殺。軫死後，撤備弛禁的結果，海內騷動，明廷爲之吁食者六七年，至竭東南之力，僅乃勝之。

嘉靖三十年代的寇亂係由私販所引起，勢家護持之。當時的寇亂起因原是小事，亦即因債務糾紛而起，而渠魁王直、徐海等素窟其中，以內地不得逞，所以都前往日本諸島爲主謀。倭人聽其指揮，乃誘之入寇。在此情形之下，海中巨盜遂襲倭服飾、旂號，並分艘劫掠中國東南沿海各地而無不大利，故倭患日劇。渠魁徐海出身杭州虎跑寺，隨其叔銓赴日後，在極短時間內居然成爲僅次於王直的大頭目，在浙海一帶作亂。雖然如此，竟中浙江總督胡宗憲的反間計，終於死在乍浦之沈莊，結束其戲劇性的一生，而浙江倭寇也因此得以漸次收斂。

末篇〈太田弘毅著「倭寇——商業・軍事史的研究」〉，敘述在有明一代，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飽受倭寇擾害之際，那些倭寇到底從事怎樣的走私活動？前此學者所爲之倭寇研究，其成果雖頗足觀，惟那些研究大都傾向於倭寇的起源、組成分子、寇掠的實態，及他們對當時中國所造成的災害，或因此寇亂所引起中國官場派系的傾軋等，而著眼以倭寇之走私問題者不多。

雖然如此，日本東北女子大學教授太田弘毅，卻能利用《明實錄》、《明史》、《籌海圖

編》、《武備志》、《日本一鑑》、《倭變事略》等史料，從商業的、軍事的層面來論述倭寇走私中國的焰硝、鐵至日本，與偷運日本所產刀劍、扇子、硫黃至中國等問題，及那些走私貨在中、日兩國的用途等。此外，他也言及日本古代的八幡大菩薩信仰與倭寇之間的關係，而其說具有說服力。因作者在書中提出許多與眾不同的見解，故筆者乃不辭醜陋，逐篇作扼要的介紹，並於文末對該書所為論述表示若干意見，以就教於方家。

以上諸篇文字固不免有筆者主觀的看法，然而一旦出版，公諸大眾，就算是一步客觀化的歷程罷！尚祈海內外方家不吝賜教。

二〇〇四年歲次庚申仲春鄭樑生識於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 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三) 目次

|                      |     |
|----------------------|-----|
| 序                    | 一   |
| 日本中世禪林的儒學研究          | 九   |
| 朝鮮東學黨之亂爆發後日本陸軍之動態    | 五一  |
| 甲午戰爭前的中日兩國動態         | 六七  |
| 乙未割臺始末——一九八四—一九八五    | 一一一 |
| 私販引起之倭亂與徐海之滅亡        | 一四三 |
| 太田弘毅著《倭寇——商業・軍事史的研究》 | 一九七 |



# 日本中世禪林的儒學研究

## 一、前言

「德者善政，政在養民」，此固爲《尚書》所記載禹王的話，卻簡潔地表示了中國自古以來儒教政治思想的核心。天命使有德者爲天子，天子如失德，則此天命便轉移至他人，此即易姓革命。德政與易姓革命乃中國政治思想的兩大基石，儒教即由體君子之德的道德之學，與以君子之德來治國之政治學兩個層面所構成。（註一）

日本雖以《尚書》及其他儒家經典作爲大學的教科書，並用之以培養官吏，以爲輔翼帝德之資，卻以排除易姓革命爲前提，故其德治主義與中國有異，形成日本政治思想的特色。平安時代的儒學由公卿貴族執牛耳，然隨著時間的流逝，律令制度所規定的官吏之學問——明法道、明經道、文章道等學科竟產生興盛與式微的差異。故至中世時，最隆盛者爲文章道（日後之紀傳道），而經學研究與思想則一蹶不振，致學問與現實乖離。保元之亂（註二），尤其承久之亂（註三）以後，無論政權或朝儀都如桑榆暮景，欲振乏力，致大學教育與經學之研究傳統已失。但在

另一方面，經學卻有以新形貌來恢復活力的徵兆。

帶給日本中世經學研究活力者爲禪僧，他們鑽研儒學時所用教本與公卿貴族之用漢唐古註者不同，乃採宋儒新註書，給前此已經僵化、停滯不前的儒學研究灌注充沛的活力，而其研究成果亦有足觀者。因此，本文擬探討那些禪僧研究新儒學的情形以就教於方家。

## 二、日本禪僧與朱子學的關係

自從菩提達磨將禪宗東傳中國以後，至宋代已相當興盛而獲不少士大夫之皈依，此可由曉瑩禪師《雲臥紀談》、《羅湖野錄》，文瑩禪師《湘山野錄》、《玉壺野史》，方勺《泊宅編》，曾敏行《獨醒雜志》等北宋人之各種紀錄窺見其端倪。就宋儒新說之倡始者周、程、張、邵諸君子言之，他們與禪宗也有不少淵源。如據諸君子與宋代學者的紀錄，周濂溪曾就學於鶴林寺僧壽涯，與東林之常聰禪師，程明道學禪於興國寺，嘗稱禪之威儀曰：「三代禮樂在此」。程伊川則以釋迦爲西方賢者，言佛教亦有敬以直內之教。邵康節有《學佛吟》，其世界觀有根據佛說之概。張橫渠之氣聚散論似佛之輪迴說，《西銘》之宗旨則酷似明教契嵩禪師之孝論。（註四）至於南宋大儒朱晦菴，其師胡籍溪、劉屏山、劉白水、李延平諸儒皆曾學禪，而晦菴也曾問敬之義於文禮禪師，且珍重大慧宗杲禪師《語錄》。（註五）朱子學之得於禪教者爲心性說，故晦菴以心之本體爲虛靈不昧而具衆理，應萬物，以心爲萬事之根本與出發點。禪對心的修養有大、小乘

二法，前者乃隨時隨地處於無心之境，後者則是坐禪，亦即在一定場所，一定時間裏，以求達到淡然無心之境，而朱子學之修養法居敬、靜坐亦由來於此。（註六）

朱子學與禪俱以明心之本體爲要，然其歸趣雖同，徑路、方法則異。禪不立文字，故雖有修養工夫，卻不專事學問研究，朱子學則學問研究與修養工夫兼顧。前者之修養在坐禪，以心傳心，頓悟見性爲宗，後者則格物、致知、窮理、誠意，以明虛靈不昧之本體——心，一旦豁然貫通，便與禪之見性相同。此兩者的歸趣雖同，目的、立足點卻迥異，即朱子學立足於有（入世），禪立足於無（出世），前者智德不離，知行合一（研究：智、知；修養：德、行），使一身完美，以舉小而教化庶民，大而治國平天下之實爲目的，禪則無此目的。簡言之，朱子學係取禪之心學而予以儒化，以爲達到修齊治平之目的之基礎；取禪之修養方式，使之成爲有秩序的、平易的而無弊害，亦即將它作儒教的改良，並從事知慧的研究，使之成爲實際的、世間的一環。

（註七）

如據日本史乘的記載，將朱子學首傳至扶桑者爲不可棄乘俊芴法師，之後則有赴日傳布禪宗的華僧蘭溪道隆、兀菴普寧、無學祖元、一山一寧，及至中國學禪之日僧圓爾辨圓等。中、日兩國的這些僧侶所師事者俱爲南宋之禪僧，其通曉朱子學者則爲北磻居簡、癡絕道沖、無準師範、環溪惟一等臨濟宗名衲。茲圖示如次：

癡絕道沖

北磻居簡

\* 圓爾辨圓  
# 蘭溪道隆  
# 兀菴普寧  
# 頑極行彌

\* 不可棄俊苒  
\* 辨圓圓爾  
# 蘭溪道隆  
# 無學祖元

—— # 一山一寧

無準師範

# 圓爾辨圓  
# 蘭溪道隆  
# 兀菴普寧  
# 無學祖元  
# 環溪惟一

—— # 鏡堂覺圓

# 華僧  
\* 日僧

(註八)

由上圖可知，將朱子學傳播日域之中、日兩國僧侶，均曾師事癡絕道沖、北磻居簡、無準師範等高僧，他們對宋儒新說均有精湛的研究，而尤以癡絕、北磻爲然。癡絕云：

大哉心乎，巨無不周，細無不久；增不爲贅，減不爲虧。默爾而自運，寂然而善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方體不能拘，度數不能窮，昭昭然在日用之中。而學者不得受用者無他，蓋情想汨之，利欲昏之。細則爲生住異滅所役，麤則爲地水火風所使。忘己逐物，棄真取僞，卒於流蕩不返者，舉世皆是。儻能去心之蔽，復性之本，於日用之中，明見此心，則情想利慾，生住異滅，地水火風，皆爲吾之妙用。(註九)

此語有如朱子學派之心性論，明顯受到程、朱二子復性說之影響。又云：

儒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

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自得之也。大凡欲明個事，須有自得之妙。然後心未忘，則不能居之安。居安之地不脫，不能資之深。果能忘其所得之心，脫去居安之地，資深之域，皆爲吾之妙用。（註一〇）

此係引《孟子》〈離婁篇〉之語，以言道在自得，且將左右逢原的境界比作禪教的頓悟見性，以融合儒、釋兩教。北磻則云：

大乘之書五部，咸在釋氏，所以破萬法者也。爲《詩》，爲《書》，爲《禮》，爲《易》，爲《春秋》，則聖人所以妙萬法者也。初以《般若》破妄顯真，則《詩》之變風變俗也。次以《寶積》顯明中道，則《書》之立政立事也。次以《大集》破邪見而護正法，則《春秋》明褒貶，顯列聚，大中之道也。次以《涅槃》明佛性，神德行，則《中庸》之極廣大而盡精微也。次以《法嚴》圓融理事，則《易》之窮理盡性也。（註一一）此乃言大乘佛教的五部經典與儒家的五經旨意合而兩教一致，且以《中庸》代表《禮記》，說它「極廣大而盡精微」；《周易》爲「窮理盡性」之書；《春秋》則合乎「大中之道」，這很明顯的在祖述朱子之學。

一二六〇年（南宋景定元年，文應元年）赴日的兀庵普寧，他說儒、釋兩教之一致曰：「儒教亦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此本即是自己本命元辰，本來面目。得此本立，方可得道生，本若不立，何緣得道？」（註一二）

此係解《論語》〈學而篇〉有子所言「務本」之本爲心性，它與禪教之本來面目同一不二。一二六九年（南宋咸淳五年，文永六年）東渡的大休正念則言儒、釋、道三教之一致曰：

文行忠信，常樂我淨。清淨無爲，各正性命。三足鼎分今，乾坤泰定。（註一三）

談實相，興禮樂，抱至一，等先覺，覺乎後覺。覺此道於渾沌之前，返澆漓而復于大朴。

（註一四）

此言孔子之文行忠信，釋迦的常樂我淨，老子的清淨無爲，俱爲正性命之道，故三教無不以明心爲要，而道出三教一致之所在。其言釋迦之談實相，孔子之興禮樂，老子之抱至一，而各覺後覺，而施教之跡彼此有異。至於以儒教言明心之要，則係根據朱子學而來。（註一五）

一二七九年（南宋祥興二年，弘安二年）受鎌倉幕府執權（職稱）北條時宗之聘前往日本的無學祖元，也甚受日域人士之尊崇，北條不僅親執弟子之禮，還在鎌倉建圓覺寺以之爲開山（一二八二）。無學曰：

坐禪之時，一切放下，此身此心，要與太虛平等圓滿，而不見太虛之量。（註一六）

不隨聲色名利，死生恐怖，便隨六道輪回，處處作用，處處出沒，處處遊戲。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在方同方，在圓同圓。與太虛同一相貌，謂之圓覺道場。（註一七）

道學先正心，正心可學道。（註一八）

此係將心比作太虛，以言心即太虛，這種說法可能是根據張橫渠之太虛說而來。王陽明以心有人